

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六

忠臣一示難存體

却說馬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

關中遺赤崑之亂民不理生焉異其朝破城

自相安遣人洛陽上書言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

繼經黎庶士民不啻塗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

有人上章奏帝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皆號異為咸陽

異擁重兵且居形勝之地水武未聞有儲君人心及人

王帝聞奏恐異有變即將所奏之章遣使賫入關中示異

上書言異帝亦異然日如方以章示異果視異如慈父

異見惶懼不安乃修書一封遣人請京拜謝

之於孝子而無二翁之問所以中興功各普享餘終身

書曰

臣本愚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
爵進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

東漢演義評

卷六

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
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
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
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今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
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祿自陳

帝覽書視畢恐其不安乃令人下詔以慰之曰將軍之於
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月
異還京師入朝見帝朝拜禮畢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也。爲吾被荊棘定關中。言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與異。謂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未能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帝大喜。遂與定議。進兵圖蜀。留十餘日。令與妻子同還。西夏而去。有詩爲證。

別君征戰已三年

夜夢陞朝奉聖筵

今日笑蒙恩賜返

西風萬里著歸鞭

賢士三徵不屈名

却說漢帝思慕嚴光。自與昆陽別後。未知流落何地。朝夕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二

縈繫不能息已。一日登殿。文武朝罷。下詔徵之。及處士太原周黨。使者賫詔。遍界覓訪。不見。光於何地。惟周黨隨聘。至京。入朝。參拜。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不就職任。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可就車。及陛見帝。周黨不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如不臣。則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帝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言罷。令賜周黨段帛四

十疋罷之還鄉復思嚴光未至乃令圖畫影像曉掛各州
有能尋覓者賞銀四十後齊國一人詣京上言有一男子
披羊裘釣於澤中活似圖象一般近臣奏知帝主帝疑是
光卽召齊人至殿賞銀四十齊人頓首拜謝而去帝令安
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聞光至卽駕車少迎接入外
館施禮坐叙間別之情話畢光臥不起帝卽其臥以手撫
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
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土固有志何至相近乎帝曰子陵我
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次日復召子陵入殿
叙論舊故相對數日因與共床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之上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帝任所意並無憎惡之心明早太史趨殿奏曰臣昨夜觀
天象見有客星犯入帝座甚急恐生不測帝聞奏笑曰朕
與故人嚴子陵同衾臥耳有何碍焉太史卽退而去帝召
嚴光至殿謂曰朕欲拜生爲諫議大夫扶佐弱寡生意若
何光辭謝曰願守素志耳陛下何苦逼焉帝見光苦不從
乃賜黃金百兩段疋五車送出還鄉光曰臣以貧土居處
要此何用毫末不受遂與拜別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壽八
十終于家後人名其釣處號曰嚴陵灘有詩爲證

世祖憂懷切訪賓

安車三召駕蒲輪

從容畫問名難屈

寧作董臺舊釣人

爲國運籌嘗數讓

却說馬援數以書記責備於囂囂反怨援背已得書增惡遂發兵拒漢援乃遣人詣京上疏陳已之哀

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矜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注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四

義而囂自挾奸以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得詣行在所極陳願進愚策則退就隴畝死無所恨臣馬援誠惶誠恐頓首百拜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嘆曰馬生誠心於我豈可以二待乎遂遣使

馬卿思忠于漢竟不栖舊山耶

召援入國議事援卽隨旨赴京既至入朝見帝揚塵禮畢

帝曰奈今隴蜀未清干戈騷擾故召將軍詣闕共決機籌

願將軍明以教我撫鎮邊疆救生民之塗炭免士卒之苦勞授曰陛下勿憂隴右隗囂先以子侍陛下雖欲相反持

疑二心臣請再往說之如其不然以兵伐之有何難哉帝

聞大喜遂將突騎五千使援往說馬援卽別上馬而往。回至府中令人賫書與隗囂之將楊廣使其曉勸於囂。

書曰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馳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叛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誅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元誚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朝夕號泣旋轉塵中又說其

東漢漢義評

卷六

五

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善

動以至情能不心動

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共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糟櫪而食並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

弱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
與諸耆老豪傑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
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直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
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
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必不負約援不
得久留願急賜報

楊廣覽書沉吟半晌乃曰此生何惑人邪竟不回答却說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六

寶融以書責置不納乃與五郡太守共厲兵馬整給軍糧
及鎗刀弓箭盔甲等件悉以齊備乃遣人詣京上疏奏帝
請兵約期擊翬帝深美之乃遣使賜融以外屬之圖及太
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外傳等書

詔曰

朕每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

所祖昔魏其此語亦發婦亦發駁可謂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傳修成

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

者寫將軍所讓隗囂之書痛入骨髓故臣見之當股慄

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慙誠

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竄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悉於西。將軍其枕厲威武。以應期會。故茲詔諭。想悉宜知。

賈融接詔拜畢。卽與諸郡太守議曰。更始時。金城太守被。封何所殺。而據其郡。隗囂遣使多以金帛和連。與共結盟。奈此賊朝夕練將。晝夜屯糧。御駕若至。彼必助囂同擊。莫若乘其未備。吾等先進圖之。使後上臨囂兵。孤弱不能取。

賈融此舉。先謝囂之兵勢。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七

勝方可破也。衆皆答曰。將軍所見甚明。卽依計行。言未訖。忽人報曰。金城封何來擊吾郡。已在十里山坡。布扎營寨。將軍何以治之。融聞大驚。急令諸將披掛。親引大軍五萬。出坡迎敵。行至十里坡。兩軍相遇。封何出馬。頭頂白銀盔。身披青鎧甲。坐下黑色馬。手執鴈翎刀。立于陣前。大叫小軍。搦戰。竇融出馬。謂何曰。吾主劉秀。善任賢能。將軍文武兼備。智度超人。若歸扶漢室。保爲重用。不枉將軍英雄。而屈於賊寇之下。將軍如不願從。則功名兩失。而留污名於萬世矣。將軍何如何。何曰。人生天地間。要在立節。豈不聞古人有云。士窮立節義。世亂識忠臣。吾與隗囂共盟。永約汝

若臣不宜稱名進姓

主劉秀雖係漢室宗枝，乃是妖人崛起，吾豈肯約而從寇乎？融曰：古之賢臣，皆擇主佐，昔商紂不仁，諸侯多叛，文王修德，親聘太公，起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吾主順天行道，伐暴弔民，王莽百萬之兵，片時掃除，天下三分已得二矣。今將軍隗囂據竊隴右，與漢爭鋒，汝縱有拿雲之手，冲天之志，則不過於王莽將軍，早思回頭，更有獲封一旦，揚清於後。二則遺計于孫將軍，不聽難出融手。融兵十萬，戰將千員，已布四十里之地，陣如鐵束，將軍雖有萬夫不當之勇，難出此敵，願將思之。封何不聽，橫刀躍馬，望融趕殺，融急催軍對陣，衆將飛奔出馬，一齊掩殺，金鼓齊鳴，喊聲震地，兩邊混戰，士馬相衝，何軍大敗，丟旗墮鼓，棄甲曳兵，封何撞出陣走，前路伏兵截住，欲回後走，寶融諸將趕上，夾攻一陣，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其牛馬千頭，穀粟萬斛，封何逃入隴右而去。於是寶融威武揚震西河，有詩爲證。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今日龍臣大不然，惟有提筆死子軍耳。
寶融一戰立元勳 威震河西四海聞

須信儒臣胸富甲 筆鋒輕舉掃千軍

時大兵未進，融乃引軍還城，伺候車駕，却說囂將梁統、知融會駕西征，乃使人夜入帳下，刺殺張玄，與囂絕約，所做將軍印綬，起軍應漢。又酒泉太守竺曾，思弟嬰原被隗囂

昔日所害，乘漢兵起，乃殺屬國侯王徽，與弟報怨而去。竇融知遂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共合大軍十萬，令衆將飽食，上馬卽行。至姑臧，今涼州縣也。囂兵已退，融遂回軍，恐囂勢大，久守不出，令人上書促駕急進。

書曰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進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仇，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納愚哀曲，臣竇融頓首百拜謹奉書上。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九

帝覽書甚喜，令使回報。壬辰八年夏月，御駕親征，隴右以大司馬吳漢爲元帥，征南大將軍岑彭爲副帥，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爲左右護駕，帥捕虜將軍馬武爲先鋒，點起大軍百萬，戰將千員，炮响一聲，齊擁駕而出。第二首。帝傳旨軍中不許騷擾良民，如違者卽斬。衆將應諾，前行旌旗蔽日，塵上遮天，騎兵步卒千里不絕，忽光祿勳郭憲

急趨駕前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奈西地險阻，山

阻山谷崎嶇且其兵將久練慣熟吾等軍卒生疎恐有一失難相救護願陛下納臣愚見帝不聽所言促車前進憲乃當車拔刀以斷軸軻帝亦不從西行至漆諸將多有進告言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猶豫未決令召馬援問之援卽隨召夜至帝見大喜共坐帳下且將所事質問援曰臣因說讐將見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臣是積米如山以待君至細將其地形指示衆軍所從何路出入昭然可曉帝聞言乃曰虜在吾目中矣次日進軍令吳漢等分兵兩隊並道而入至隴右城王布列陣勢大呼讐將搦戰讐知急令大將王捷點兵十萬各披盔甲上馬出城

迎敵兩軍相對衆將護車出陣帝親打話謂讐曰朕自白水起義蒙天下豪傑歸護均以兄弟相待未有薄於彼而厚於此後舉大軍進擊王莽至武關亦蒙汝與子陽約期接應朕雖嗣職未嘗有負汝之意今何自據隴右與朕爭耶讐聞帝言低首無答吳漢出馬大罵賤賊無福受祿故自作孽今見主上親至尚不低首請罪立時拿住碎首分尸言罷激若雷怒躡身飛出兩馬相交戰不三合隗囂敗走吳漢趕上王捷當住亦無三合忙回陣走隗囂見敗急催一十三員大將出陣助殺衆將得令飛馬而出帝見囂兵助陣亦令副帥岑彭先鋒馬武及護駕耿弇蓋延等衆

將四圍掩殺金鼓震天征塵蔽日鬻軍大混伏壘墮坑走者踐尸踏足傷者棄甲去鎗隗囂見戰兵不利急令小卒鳴金收軍走入閉城不出帝亦收軍下寨

總評

此一段詔書俱出史漢故燁燁可觀

拯危決策將俱降

次日漢帝陞帳召諸將議論恐長安有失令征虜將軍祭遵與大司馬吳漢分兵二萬鎮守長安二人領旨拜別上馬前行數日乃至入城衙次日陞堂二人坐叙遵謂漢曰囂必敗滅其將牛邯與吾舊交今見囂勢不利有歸義漢東漢演義評

卷六

十一

家之意吾欲遣使書諭說歸服可行否乎漢曰既有是意宜卽歸之遵遂修書一緘遣人往下

書曰

遵與囂王歆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數十矣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一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契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一掌欲爲不善之計遂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持腕垂

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公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特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滯。是以功名絡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仗劍以歸漢。去思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思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以胸。察之有識。大漢征虜將軍祭遵謹書。

邯得書沉吟十餘日。

一紙而解十萬餘衆其功不小乃謝士衆歸命降漢帝大喜遂拜邯

爲大中大夫邯頓首謝恩而出於是隗囂大將一十三人與十六縣官吏共會十餘萬衆伏駕請降却說隗囂累與

東漢演義

卷六

七

漢戰不利閉門歛坐日夜憂悶忽人報曰牛邯等一十三將與諸縣官吏會議降漢去矣大王若何囂聞大驚說得心寒膽落魄散魂飛自思無計可奈急令安車先將妻子送出西城楊廣處去令田弇李育保守上邽王元往蜀借兵各遵去訖却說漢帝下詔諭囂曰若能束手自詣拜降則父子相見保無他也昔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爲王小者爲侯若遂欲爲黔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近臣奏知帝主帝大怒令將其子隗恂推出斬首衆將得令簇出轅門斬訖帝曰此賊不可久停宜速進兵卽令征南將軍岑彭分兵五萬圍擊西城再令耿弇蓋延引軍五萬圍擊上邽

再勅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進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衆將遵命帝駕東歸而去却說岑彭兵至西城圍守一月楊廣死於其內而隗囂窮困望救兵未至甚切憂悶其大將王謹別在戎邱自思無計退兵乃登城謂漢軍曰爲隗王謹守城池者皆必自死而無二心願諸軍急罷不勞困守吾等請以自殺以明節義言罷拔劍自刎而死岑彭歎曰此烈士也再傳令軍中謹把城池囂必困敗衆軍皆諾言未訖忽聞囂將王元於蜀處求借救兵五千餘人令卒鼓譟大呼曰百萬衆兵來至漢軍大驚岑彭勒馬於高處觀望見王元

當頭與數名戰將飛馬而來彭卽解兵截住搦戰兩軍相對王元出馬高聲叫曰岑彭小將尚不知死還敢引軍對陣今吾百萬之兵千員勇將汝縱插翅飛天亦難逃出此陣早省拜降免遭擒斬岑彭聽言大怒罵曰穴居鼠寇敢出大言汝雖有百萬之兵吾亦不懼吾曾昆陽疋馬單刀殺蘇相可片甲無存一鼓而取其城今逢小敵豈足爲懼言罷令卒擂鼓兩軍相交約戰十合王元抵敵不住敗陣回走岑彭趕上周宗出馬截住共戰三合岑彭展起金標望宗背後一打落于馬下王元行巡急出挺住荀宇扶宗上馬回入本陣隗囂聽知喊殺震聞入地急登城望見是

王元救兵來至，卒開門，高叫王元罷戰，且入城來。王元聞叫，鳴金收軍，走入城中。與叢議曰：岑彭世之勇將，難以對敵，且此糧草又盡，不可虛守。莫若夜開北門，從東走入冀城，再作區處。隗囂從言，遂令軍卒飽食，至夜二更，各披盔甲，上馬潛出北門，行未半里，小軍走報岑彭，彭急引軍後趕，追至冀城，囂軍走入城去。岑彭分兵圍住，守經半月，岑彭食盡，放火燒其輜重，引兵下隴。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助囂，囂病且餓，無食，出城食糗糧，羞憤而死。王元、周宗等收囂安葬，遂立其少子隗純爲王，有詩爲證。

囂將空謀望斗台

秋風隴下久徘徊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十四

長星不爲奸雄件

夜半流光落九垓

總評

王捷等人儘自凜烈，惜事非其主，故死亦泯泯耳。

賊思君義誠傾服

九月車駕還宮，帝於後殿悶坐，自思潁川等處賊盜蜂起，騷動京師，心甚恐懼。一日登殿，文武朝罷，帝召執金吾寇恂，謂曰：今潁川盜賊羣起，虜掠生民，兼且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獨卿能平之。朕欲托卿復出，與國分憂，可乎？恂曰：潁川聞陛下出戰，隴蜀故狂狡之徒，乘間相語而亂。今若再聞陛下南向，賊心惶怖，歸死陛下，可親出討，臣願執銳。

前驅方全其萬勝帝曰卿言是也遂令寇恂勒兵十萬御駕南征衆將皆符令各披重盛輕甲硬弩長鎗一齊擁護車駕而出旌旗雲擁山岳動搖凡經過州縣官吏各持羊酒珍味迎接既至羣賊爭相迎降帝大喜竝不傷害一命乃曰汝等因無公良用纜起是心言罷每人賜銀十兩令各歸事農業衆皆悅誠服叩頭謝恩而出乃相私語曰漢帝誠有養民之心寬仁之度吾等本該死罪反賜金銀並無計渡吾等何能報乎言罷各散而去帝令恂爲潁川太守撫恤良民寇前不拜百姓遮道疏伏駕前告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牛以清黎庶帝聞嘆曰寇恂誠然天理仁及萬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十五

民乃留恂鎮撫受納餘降却說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聞急召大司徒李通橫野將軍王常至帳下謂曰今潁川已定奈東郡復起朕欲託二將軍往伐敢拔生民將軍何如二將答曰臣等雖無才識願死當鋒以報陛下厚恩帝大喜卽分麾下精兵五萬與二將往擊二將拜別上馬引兵而去帝復思耿純曾爲東郡太守威名著於衛地遠近皆知若得此將一往不征可服遂遣使持節拜純爲大中大夫使純起兵合會李通王常等共擊東郡使者至鄴入見耿純其說所事耿純大喜令使回報卽發大兵五萬上馬而往東郡聞純入界賊盜皆震各相謂曰耿純將軍威振

天下聲震京都原爲此郡太守以德化民所以人人皆服
四海瞻蘇吾等莫若迎上請降則爲上計衆皆大喜言此
計甚妙是日會聚九千餘人當道拜伏告曰小的衆人自
昏作孽罪有萬死望將軍仁恩寬宥從今以後再不敢非
純曰吾豈喜欲是哉但汝等不守生業故此橫爲以致干
戈騷擾民庶遭殃今肯誠心罷服吾意甚悅自此爲戒各
以苦力營身一則顯祖宗之光二則揚親戚之美雖不上
達亦無遺污於子孫矣言罷令各散歸衆皆大喜叩首謝
恩而退於是東郡賊兵不攻自服震境班師帝接大喜仍
以純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李通等擁駕回京而去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六

帝泣忠臣厚斂封

却說漢帝還朝次日陞殿與衆文武議曰隗囂雖死奈其
子繼爲王將何如耶李通答曰大事去矣何懼小哉言未
訖一人趨殿奏曰征虜大將軍祭遵於隴下疾篤死於軍
中今喪至河南縣陛下可發兵接之帝聞所奏頓使魂飛
氣絕倒下龍床衆臣急救多時方醒乃放聲大哭曰此將
爲吾披堅執銳敢死當鋒未嘗耐其勞也今不幸而疾逝
軍中安得愛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頓足捶胸嗟吁不已
李通奏曰祭遵終世天數然也陛下爲苦恤損悴龍顏今
其喪至河南陛下可傳勅殯以表君臣之義帝傳旨令曰

官皆披素衣出接帝親披孝素車白馬迎出郭外望其喪近哭哀甚切還至城門觀者皆爲流涕帝下詔停於午門外殿再令河南尹護其喪事次日漢帝陞殿召衆文武論議喪事忽翰林博士范升上疏追稱祭遵

疏曰

臣聞先王崇政遵美屏惡皆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流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十七

命先明漢道衰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動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云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

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

此疏推作征虜。袁志益。

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臣翰林博士范升頓首誠惶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愈加哀悼。若天喪已。不能自息。乃將升奏之。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十八

表以示公卿。卽日至葬。帝駕素車。親披孝服。文武軍士俱令衣白。擁護喪中。謚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弔奠。見遵夫人哀泣。帝甚悲傷。有詩爲證。

如何宵起夢偏長

庭樹生寒風滿堂

落月屋梁情似海

此生無分識遵郎

馮異兵臨天水破

却說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子純爲王。徙居鴈門。帝召征西將軍馮異往伐。異卽引軍五萬。上馬徑往前。望西行進發。數日方至。令人報知。吳漢杜貌來歙。王霸等合兵共進。四將聞報。急出迎接。禮畢。卽起軍行。共合二十餘萬。

至天水分兵列陣令小卒叫純搦戰純知恐懼急召大將
王元計議元曰大王勿慮安坐城中小臣等願死當先斬
首來獻言罷飛身上馬與趙恢周宗行巡荀宇等勒兵十
萬分作兩門而出王元周宗行巡引軍五萬先從南門出
戰令趙恢荀宇分兵五萬從後西門勦殺言訖各依計行
王元等出城與漢兵對陣馮異出馬謂元曰鼠賊尚不知
死隗囂千謀萬計未能成就憤氣死於軍中今汝一微塵
耳豈足爲望元曰鵠在深林而笑孤鳳吾先王雖喪後主
猶勝天下國家世承相繼豈能長於漢哉汝今早降罷戰
不失功名之望倘若抗頑分尸碎首馮異大怒掠刀躍馬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十九

直取王元二人交馬約戰數合王元抵敵不住走回本陣
馮異躍馬趕上周宗行巡飛出截住兩下夾攻王霸望見
忙衝入陣撞過周宗共戰十合周宗敗走王元舉旗一招
趙恢荀宇從西殺入吳漢見其兵助急催杜貌來歙一齊
躍馬而出兩邊混戰喊殺連天隗兵大敗趙恢欲撞陣走
被杜貌當胸一箭射落馬下荀宇望見飛躍走近挾上馬
去王元見勢不利忙急鳴金收軍入城而去馮異分兵四
面圍住却說公孫述知純危迫急遣大將趙匡引軍五萬
來救至城已近趙匡先令一將報知城內出兵應接其將
領命躍馬飛行見西門無軍把守走至城下叫卒開門言

西蜀起兵來救把守吏卒未知真假不敢妄開忞入府內報王元元自登城問曰汝旣蜀兵有書來否答曰有遂將來書帶於箭上射入城去王元接見果然謂曰吾准會應其將遂別而去正欲出走被漢巡軍赶上拿住綁送馮異帳下異問曰汝何將士敢來打聽消息以實告說免受重刑其將答曰公孫述知將軍圍城特遣趙匡引軍五萬來救故令小人報知王元小人罪該萬死乞將軍姑恕願隨將軍提挈鞭撻異聞笑曰子陽痴心虛謀想大言罷令將監候曉諭衆軍嚴兵待戰忽人報曰蜀兵來至馮異收軍分作五隊而入兩軍相遇趙匡出馬頭頂鳳尾盔身穿青

鎖甲手執大桿刀坐下紅鬃馬立于陣前大叫漢軍搦戰馮異出馬謂曰吾征隴右與汝無干今故速兵來至欲討死乎趙匡罵曰匹夫村寇不禁三合敢出大言若拿到手粉尸碎骨馮異大怒令卒擂鼓展開陣勢躍馬相交共持十合趙匡氣方不禁忞回敗走馮異赶上趙匡撥馬又戰三合被馮異一刀砍爲兩段王元登城望見急放軍出兩下協攻吳漢王霸杜貌來歙見其兵助四路一齊進發掩兵混戰塵土遮天王元大敗殺得尸橫山積血滾河流溝壑傷軍聲號地震魄純見勢危敗急自鳴金收軍入守馮異收軍四面圍住王元走入城中點收兵數傷折大半魄

純甚是憂切。周宗進謂純曰：「大王休罪容臣所告。」純曰：「將軍何事？」宗曰：「漢將部下人馬精強，先王累與爭鋒，未能取勝。今大王兵微將寡，上陣者少，豈能敵勝彼哉？」臣聞劉秀寬仁待士，卑禮迎賢，大王莫若獻降保全金體。一則功名不失，二則民士得安。大王苦何？純曰：「吾父累與交兵，恐懷舊恨，何如？」宗曰：「岑彭先事王莽，除授宛城太守，劉秀起兵與彭交鋒，半載殺秀軍士不可勝言。後彭拜降，反得加封重用，竝無憎恨之心。大王放心休慮。臣保萬全。」隗純許之。宗遂登城謂濞將曰：「吾主隗純，今願獻城納降。將軍肯休容否？」馮異答曰：「若肯歸義漢家，保封原職。」宗曰：「恐帝心懷舊恨，將軍若何？」異曰：「若有差遲，是吾之過，叫彼放心無疑。」保全重用。宗遂回報，具說所事。隗純大喜。王元知殺入止子游中而去。十年冬，月令卒獻開東門，自引大軍出接，跪伏道傍告曰：「小將有萬罪之愆，百千之過，乞將軍憐宥，孤獨臬下，不忘大恩。」馮異下馬携起，謂曰：「公子今能歸義，名節永垂，豈有懷舊恨哉？」言罷，同入城，衛安撫百姓。十一年春，月異攻落門，平服，病發，薨於軍中，勅賜葬於洛陽。謚曰節侯。長子彰嗣。帝思異功，復封幼子訴為祈鄉侯。

岑彭師震蜀川驚

論說公孫述遣大將任滿田戎程汎等引數萬人乘舫排

下江關擊破夷陵夷道因據荆門漢征南將軍岑彭發兵
拒敵戰不克帝知遣大司馬吳漢發荆川兵助彭夾擊
吳漢卽起大軍十萬上馬前行數日方至共合二十萬餘
彭遂傳令軍中令裝戰船千隻各載火炮於內逆流而上
衆將整集齊備報知岑彭彭與吳漢分兵上船直衝浮橋
而進田戎等矧亦架小舟五百餘隻擺陣對敵兩軍相遇
岑彭吳漢各立船頭之上田戎呼曰小將降否岑彭罵曰
隴右如山之勢一掃乎除汝乃一微涸耳豈騰大焰言罷
催櫓亟進衝船混戰是時天風狂急彭令軍各放火炮風
怒火衝彭漢順風並進蜀兵大亂火燒溺水死者無數任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三

滿令軍搖船欲泊東走吳漢兜弓赶上望滿腦後一箭
入咽喉溺水而死程汎亦走岑彭截住生擒斬首田戎走
保江州而去岑彭吳漢率臧官劉歆等一齊上岸長驅入
下江關傳令軍中無得虜掠民財所過地方百姓皆奉手
酒迎勞彭謂諸耆老曰大漢皇帝哀憐巴蜀人民久遭軍
擄故與師遠伐爲人除害豈傷汝等財哉毫末不受百姓
皆大喜悅爭關門降彭遂安撫城中士庶卽下江州凡田
成食多城固一時難取乃留部將馮駿分兵五萬守之自
引兵乘利進攻平曲却說中郎將來歙與蓋延馬成等進
攻述述將王元環安趕至河池下大破之乘勝再進蜀人

大懼公孫述一日陞帳召諸將議曰漢兵勢大人人曉勇

陞 列小卒 竟有用處 矣未可謂 無用

州縣悉被攻破如之奈何眾將默然無計忽帳下一小卒
名曰烏鑽進曰大王勿慮小人一計可殺漢將來歛述曰

汝有何計鑽曰小人學爲刺客夜藏短刀潛入帳下刺殺
來歛則蓋延易破矣述大喜曰我兒若能建功封賞不輕
烏鑽遂同而往至其帳前以身藏於榻下待夜三更聽得
來歛睡濃潛步扯刀望歛肚上一刺飛奔出營而去來歛
痛覺刀刺入肚不能拔出乃叫蓋延至延見歛傷放聲哀
哭不能仰視歛張目叱延曰虎牙何得此邪吾中刺客所
傷無以報國故呼將軍屬託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刃雖在身還欲勒兵破賊以復仇恨何足懼哉延強收淚
以聽所誠歛奮然起榻修表申聞

表曰

臣歛夜宿軍中更闌靜後爲賊人潛刺傷中臣身臣不
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
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
終恐獲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表未至終投筆抽刃而絕蓋延哀悼甚切不自止已見歛
所修之表雖未完就亦將封下遣人先報朝廷以表其意
後令王良護送喪還使者領命飛奔至京人朝見帝呈上

欽表帝覽進大驚涕泣不巳軍報喪還洛陽帝親披素
車白馬傳使勅葬諡曰節侯子哀嗣帝思求欽忠節復封
其弟田爲宜西侯却說岑彭攻破平曲收其穀粟數十萬
石公孫述知恐懼勢大盡入其手急使大將延岑呂鮪王
元及弟公孫恢發兵十萬拒廣及資中又遣侯丹率兵二
萬守拒黃石彭知使護軍楊翕與臧宮分兵十萬徃拒延
岑等自引大軍十萬葉擊侯丹兵至黃石兩軍相對侯丹
出馬岑彭不與打話提刀直取二人交馬納戰十合侯丹
敗走岑彭趕上大喙一聲斬於馬下衆將俱各走散彭遂
收軍晨夜倍道兼行二百餘里徑拔武陽及使精騎馳擊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十四

廣都去成都千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逃散初逃聞漢兵
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遠出延岑軍後蜀地
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時彭所立營寨之地
名曰彭亡岑彭聞而惡之欲改其名至日暮蜀將環安刺
客詐爲亡奴降彭彭遂納之至夜二更亡奴身藏短劍潛
入岑彭帳下聽其睡熟遂拔劍脇下一刺岑彭痛醒喊叫
一聲而薨衆將知覺急起拿住亡奴斬爲八段有詩爲謚

如山號令想英雄

志掃羶腥屢建功

何事身罹奸計害

令人景仰嘆西風

不死於戰陳而死於刺客之手死更可憐。地名曰彭
三其讖亦奇

吳軍克戰平巴蜀

却說吳漢與公孫述之將魏黨戰於魚涪津大破之復進
武陽圍城攻襲述遣子公孫掇與大將史興引兵五千來
救吳漢知解兵迎敵兩邊罷開陣勢史興出馬大叫漢將
答話吳漢出馬謂曰小將來送死乎興曰吾奉公孫勅令
特來擒汝早下拜降庶留殘命吳漢大怒輪刀躍馬直取
史興二將交鋒約戰十合吳漢輪起重刀望興腦後一砍
連人帶馬削為兩半公孫掇見勢不利引軍回走而去漢

東漢演義評

卷六

盡獲其輜重不可勝數復進大軍攻擊廣都大破拔之遣
卒放火燒毀成都市橋於是武陽東諸小城爭相迎降漢
又欲攻成都帝知遣人戒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敵但
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將軍轉營迫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吳漢不聽乘利勒兵十萬進逼成都
且一戰也界漢迫討我至人戰驚常逼成萬里有日
離城十里阻江北布起營寨造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漢地因用探日自能養黃君臣某此固宜天下行大
劉尚分兵二萬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急遣
云未
使讓漢曰前勅將軍據守今又千條萬端臨事勃亂是何
意也即輕敵深入又與劉尚別立營寨事有緩急不復拾
及賊若出兵暗背將軍以大眾攻尚尚破將軍亦敗幸勿

他往急引兵還廣都爲上詔書未到述果使大將謝豐袁吉引兵十萬分爲二十餘營併出攻漢又使弟掇引萬餘軍偷劫尚寨令不得相救却說吳漢聞知述兵至急引衆將分作兩隊出敵大戰一日斬首萬餘吳漢敗陣回走入壁豐等赶上分兵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汝等踰越險阻轉戰千里志所在於斬獲遂深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吾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合兵共禦汝等若能同心一力當鋒決戰大功可立知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聞言皆曰以死出方漢遂飽士厲馬閉營三日不出令卒多樹旗

東漢演義詩

卷六

五六

旛使烟火不絕至夜二更各披盔甲上馬潛步出寨與尚合兵而去豐等不覺次日吳漢分兵五萬與劉尚攻江北自引大軍攻擊豐等兩將相遇謝豐出馬謂漢曰認得謝將軍手否漢聞笑曰小將暗偷一陣亦自誇口言罷輪刀擺陣金鼓齊鳴二將交馬約戰十合謝豐敗陣回走吳漢趕殺袁吉出馬當住共戰十合吉亦敗走吳漢躍馬趕大喝一聲斬於馬下謝豐見勢不利引兵急走吳漢張弓搭箭飛馬追趕將近望豐項下一箭墜地而死吳漢自早交兵至晚纔罷獲其盔甲無數斬首五千餘級自引兵還廣都留尚拒述自是漢與述將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

戰八克有詩爲證

文武全才冠世雄

中興諸將孰能同

揮戈指日回天下

八戰成都八克功

一日公孫述陞帳問延岑曰自與漢將交鋒屢未能勝今又據守成都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豈可坐守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曰然也遂依其言將金帛

至此始散

金帛救中河及

散賞軍士令五千人馬跟護延岑往市橋伐木虛架浮梁令卒鳴金擊鼓引漢對陣述自潛出精兵勦殺其後言罷各遵命去却說吳漢見岑兵少即引大軍出敵兩軍相對延岑出馬吳漢不與打話提刀直取二將交鋒約戰十合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七

延岑詐敗引至橋邊述兵隨後攻襲吳漢奮力追殺趕至橋上不覺虛架橋梁墮水淹沒吳漢急以手援馬尾得出上岸遂引殘兵還入廣都而去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人報知述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乃大喜曰吳漢在吾手矣自引大軍數萬攻擊吳漢使延岑分兵五萬拒搦臧宮各遵去訖却說臧宮知岑兵至急令衆將布列陣勢待臨搦戰延岑軍至亦不打話躍馬交鋒兩邊混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悉皆疲困吳漢乘勢急使護軍高午唐邯中分銳卒數萬突軍衝擊述兵大亂高午挺鎗躍馬飛入陣中刺述洞胸墮于馬下延岑飛馬奔近救入

城中而去。吳漢分兵圍住。延岑扶述臥于榻上，痛不能止。至夜二更，乃召延岑至帳下，囑之曰：「吾自起軍巴蜀，未嘗一折，今不幸遭于小將，箚刺一鎗，命隳旦夕。奈子雖幼，不能伸恨，故託將軍扶祐。望將軍憐念舊情，莫忘今日。若子可護，則護之；如不可護，將軍取之。莫令豪傑共笑，而落于他人之後矣。」言罷，憤絕而死。次日天曉，岑與諸將議曰：「今公孫述已死，吾等莫費心機，勞苦士卒，不如獻降爲上。衆將皆諾。岑遂登城謂漢曰：「昨晚公孫述死，吾等願獻歸降。將軍肯容納否？」漢曰：「旣肯傾服，悉保重用。」岑乃開門與諸將迎出郭外，跪伏馬前告曰：「小將蠢庸，爲公孫述所惑，不

東漢演義評

卷六

天

識將軍雄勇，故有今日之愆。罪該萬死，望將軍仁宥。吳漢大喜。令岑前引，一齊擁入城去。漢卽傳令著唐邯夷述家屬，卽得令領軍一千，搜入宮中，將述妻子及其族人等盡皆誅戮。岑亦縱兵大掠，放火烧述官殿。吳漢斬述首級，令人傳送洛陽。帝見大喜，謂曰：「子陽不思富貴有命，妄自尊大，今日休於是乎。」言罷，忽一臣奏曰：「吳漢劉尚雖獲大功，然其縱兵搜掠，毀焚官殿，大非義也。乞陛下傳旨，杜其將來。帝聞大怒，勅使往戒之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

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且尚宗室子孫，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鹿豕，羨二者

孰仁良失斬將甲人之義也。吳漢聽戒傳令遂止安撫城內百姓賞勞諸軍。

總評

延岑王元同係賊臣至始終不二主死主降寧奔無臣其過延岑遠甚不可以元經事賊臣一槩抹殺。

漢帝追勳擢廟廊

却說漢帝既平蜀定乃思漢舊賢臣李業譙玄王皓王加等俱被奸述所害心甚愍切一日陞殿衆官朝罷傳旨著黃門校尉建立祠廟圖塑形身受享春秋之祀廟完詔使擺列中牢禮物御駕親入祭奠令鴻臚司序班朗讀祭文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三九

曰

惟神全才忠義大節如玉之潔如日之光。一世之短百世之長于茲廟貌景仰綱常時維臘月謹以牲漿神靈英爽來格來嘗庶品用伸伏惟尚饗。

祭畢詔令校軍守護不得毀壞宮墻以違勅命言訖車駕還朝遣使復徵賢士費貽任永馮信等陞用詔書未到永

帝用之符

便思賢士

英主之所爲

真法過人

信二人病卒獨貽隨使人朝至殿見帝朝拜禮畢帝曰寡

人思卿久矣未能得見今幸屈至喜躍弗勝貽曰臣恨無才佐事陛下既蒙恩召敢自違乎帝大喜遂封貽爲命浦

太守貽叩首謝恩而出却說睢陽縣令任延謙卑守約賞

罰信明帝甚愛之一日遣使召延至殿謂曰朕以卿多能幹政治良今故擢卿爲武威太守撫察賢否卿何言乎延曰臣雖無才蒙恩勅賜敢抗違哉遂叩首謝恩而起帝戒之曰卿於任所務宜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皆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延遂拜別而去却說外國使者來獻名馬一疋日行千里又獻寶劍一把價值百金近臣趨殿奏知帝主帝大喜令召使者至殿賞金百兩段四十四匹使者謝恩回國而去帝卽頒詔以劍賜與烈士留馬駕車次日傳旨御駕親出遊獵文武遵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三

詔令中黃門校尉安整籠車衆將武士嚴肅侍衛須臾帝出與鄧禹同坐車中令賈復李通爲左右護駕王常陳俊爲前後先鋒各執利兵擁車而出前至南山坡阪陳俊令軍拿獲田夫二人來問田夫告曰小人無罪過犯將軍拿縛何用俊曰汝等休驚萬歲親出遊獵但問何處有虎指示捉獲重賞金銀田夫問言欣然答曰此事不難前面白鵝山內有一大虎常出傷人性命正要除此畜生不能到手今幸將軍來滅小人願引陳俊大喜遂令前行既至卽賞田夫每人白銀十兩二人叩首而出帝見其山樹林深長實險驚人傳旨衆將四圍張網擊鼓鳴金詭虎戰驚吼

聲如雷陳俊挺鎗引衆將鳴金入坡趕發其虎飛奔出山
賈復攀弓望虎當胸一箭射中左肩其虎漫山奔走陳俊
衆軍亂趕賈復以藥再復一箭其虎卽坐而死帝令軍卒
搏屍砍肉分賜衆將是日天晚車駕回殿至城下上東門
侯鄧暉拒關不開帝使人見暉問曰御駕回朝何得違阻
暉曰大明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車從中東門入去次日
鄧暉入朝見帝諫曰昔文武不敢盤於游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向帝問歎
曰暉誠賢士也中東門侯何能及之遂賜鄧暉段絹百匹
而貶中東門侯爲參封尉參封縣名於是大饗將士定封功臣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三

以鄧禹爲高密侯食祿四縣李通爲固始侯食祿四縣賈
復爲膠東侯食祿六縣餘悉有差衆皆謝恩而去

偃武修文圖致治

却說漢帝在於兵間欠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自平隴蜀之後非緊急之事未嘗復言軍旅一日皇太子
親問帝曰臣久學於東宮未諳世事不能明決攻戰之策
願父王教導帝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此非
汝所能及之也太子遂退鄧禹賈復知帝偃罷干戈欲修
文德卽與衆將集議悉去兵甲敦崇儒學帝深然之悉召
至殿謂曰朕自創業垂統俱賴卿等力扶攻城復縣殺賊

破奸身經萬苦之勞未嘗一息至是隴蜀平服天下太平
朕欲偃武崇道完汝功臣爵土表朕微意今聞卿等能自
去兵偃甲就職儒術朕甚喜之言訖遂罷左右將軍悉以
列侯就第衆皆謝恩時建威將軍朱祐越班奏曰今天下
歸定國政未修陛下可選有才德者陞爲宰相佐助朝綱
庶使國家有政民不失條願陛下聖鑒帝曰奈無是人將
何如耶祐曰膠東侯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志既還
私第閭門養威致重况且文武兼備誠宰相之才也陛下
宜陞之帝准奏卽封復爲三公之職而功臣竝不用之是
時漢帝悉罷功臣不用唯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三

侯賈復三人每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
御功臣而每能容宥其小失允遠方進貢珍甘物味必
遠遇高和允頒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不忍一旦而罷
之意故光武能保全功臣如此却說大司馬吳漢平服巴
蜀振旅還京一日入朝奏帝請封皇子及還封諸侯行爵
出祿帝不許次日又上復奏帝乃下詔令羣臣議處再至
復命是日詔下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
密侯鄧禹等集議皆言吳漢奏者甚當不可輕忽衆遂修
表一封次日奏聞帝主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克有天下，亦務親親，封建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謙恭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人舊厭塞眾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選擇吉日，整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以太牢告嗣宗廟，乞陛下聖神詳察，納進愚策。臣鄧禹等誠惶誠恐頓首百拜奉表上聞。

東漢演義評

卷六

三

帝覽異傳旨令大司空竇融告廟封贈皇子

劉輔爲右翊公

劉英爲楚公

劉陽爲東海公

劉康爲濟南公

劉蒼爲東平公

劉延爲淮陽公

劉荆爲山陽公

劉衡爲臨淮公

劉焉爲左翊公

劉京爲瑯琊公

諡二皇兄

劉續爲齊武王

劉仲爲魯哀王

皇子各受贈訖，帝令大會羣臣，文武悉皆朝賀，有詩爲證。

玉陛鳴珂列鷺鴛
黃河正值澄清日

歡聲霽靄動乾坤
四海長沾潤澤恩

漢演義評

卷六

三



